

瑞安红

■彭学明

远远的,就会看到对面山顶上那一抹巨大而鲜艳的红。

在青山滴翠里,在蔚蓝苍穹下,那抹红就那么静静地、永恒地迎风招展却又岿然不动。四周郁郁葱葱的翠绿和碧绿再怎么夺目,都不如那抹红色醒目、耀眼。头上蔚蓝如洗、透明如镜的天空,使得那抹红色更加辽阔、高远和舒展。面对这抹巨大而鲜艳的红,我们所有人都在心底升腾起一种庄严、一种神圣、一种自豪,我们所有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注目、敬礼!

这抹巨大而鲜艳的红,就是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国旗!是中国人心中最动情的中国红!这整面国旗做成的模样,实际上是一座屹立在瑞安城山顶的国旗教育馆。

走进国旗教育馆,我们就走进了国旗的前世今生,我们就会明白国旗是怎样诞生的,国旗是怎样制作的。明白国旗是怎样升起,怎样飘扬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扬我国威的。国旗的标准、国旗的涵义、国旗的诞生等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也会在这里得到呈现。比如说,不来国旗教育馆,我们就不知道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是瑞安人。不来国旗教育馆,我们就很难知道曾联松设计的这面国旗是我们伟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国都及纪年协商座谈会上首肯的,很难看到毛泽东主席和陈嘉庚、梁思成等人在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更不能零距离地接触到那面编号2019—0046 国旗。那是一面曾在2019年5月10日于天安门广场国旗杆悬挂使用的国旗,由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与瑞安。1949年5月10日,瑞安和平解放,胜利的旗帜插上了瑞安的峰顶,所以,当天安门广场那面于2019年5月10日悬挂的国旗被国旗教育馆珍藏时,瑞安,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和感动?是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和纪念?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国旗教育馆,只要你轻轻地触摸屏,就可亲手绘制一面国旗,轻轻地点击下地图,国旗就可以在你想要的任何一个地点升起。如果你想再轻轻地点下‘我与国旗

合个影’,你就可以通过3D换脸,‘变身’为解放军、宇航员等角色,在天安门、月球等不同的背景中与国旗合影!这实在是让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感到新奇、兴奋、感动、感叹!这真是寓教于乐中接受了一场灵魂洗礼!

这瑞安人实在是太牛了!因为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是瑞安人,他们就建了这么一座国旗教育馆。这不但让人看到了他们是怎样以曾联松为荣,更让人看到了他们对国家多么情深义重,不但让人看到了他们出类拔萃的智慧,更让人看到了他们刻进骨血的家国情怀。一座红红的国旗教育馆,一下子让瑞安有了更重的分量。国旗有多重,瑞安就有多重!

瑞安的红,不仅仅是这么一座国旗教育馆。瑞安的家国情义,也不仅仅是建这么一座国旗教育馆。瑞安的红是代代相传,世世相续的。当年,日本倭寇觊觎瑞安的丰富富饶,瑞安人民奋起反抗,赶走了日本倭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再次觊觎瑞安,县城曾先后四次沦陷,瑞安人民先后四次夺回。

无论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历史都不会也不能忘记中共瑞安特别支部。那是瑞安最早的一抹红色,是瑞安最初的一粒星火。正是这最早的一抹红色和最初的一粒星火,才使得瑞安的熊熊烈火烧掉了一个旧世界,瑞安的一抹红色点亮了崭新的黎明。

而今,硝烟散尽、残酷远去,瑞安剩下和平、繁荣和幸福、昌盛。新时代的新瑞安,早已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成了中国经济的百强县和小康县,成了全国人民羡慕嫉妒和爱的所在。中国锻造产业基地、中国工艺礼品基地、中国塑料薄膜基地、中国鞋业生产基地、中国包装机械基地等都落户瑞安、抢滩瑞安、造福瑞安,成为瑞安经济腾飞的翅膀,成为瑞安人民致富的源泉。可是,瑞安,不管再怎么富有,再怎么辉煌,都会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一抹耀眼的红。

这是从瑞安大地上升腾起的朴实的红。

是从瑞安人心底里升腾起的本色的红。

在瑞安,有一家蜚声全国的浙江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典型的民企。一听瑞安人提到这家民企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企党支部,我便要求去见识下这家民企和民企的主人,想听听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企业的主人叫曹光夏。敦实,憨厚,质朴,高大,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整洁的穿着,可以看出他的干练。圆脸上始终挂着的笑,可以看出他的真诚。走在大街上,你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是一个年产值过亿、风光无限的企业家,他就是一个朴素的、毫不起眼的邻家大哥或大叔。

跟温州很多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一样,曹光夏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吃螃蟹、呛海水的人。他最初是跟兄妹六人一起办起家庭作坊,加工皮革制品等,后又以街道办的名义,办了一个铆焊厂。小打小闹,小有盈利。1984年,他通过对市场深入细致的摸底调研后,决定转向生产专业振动打桩机,公司更名为振中工程机械厂。随着第一台振动打桩机的研制生产成功,振中工程机械厂迅速翻身、发展、壮大,成为温州最早一批融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全国最早生产振动桩锤出口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桩工机械骨干企业,是中铁、中交、中建、中水、中核等国家大型基础建设施工单位的重要合作伙伴,并成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开拓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伊朗、沙特等地区海外市场的重要企业,成为主导起草产品国家标准和‘浙江制造’标准的企业和中国工程机械专业化制造商50强,成为我国桩基础施工综合解决方案

提供商的领导者。

这样的辉煌,曹光夏当然归功于企业员工的劳动创造与智慧,但他更归功党的领导、归功于企业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他说,没有党的政策、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他的企业不可能如此几十年都步步高、步步顺、步步赢。

我问他为什么想着企业建立党支部?

他说先得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说起。

他说,198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除了对党朴素的感情和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企业利益,为了企业生存发展。因为,那个年代,人们对私有企业戴着有色眼镜,不管私有企业对国家和社会做了多大贡献,人们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人们骨子里不会认为是我们辛辛苦苦劳动所得、智慧所得,而是剥削所得、投机所得,出门办事,一听说无名民企,人家常连门都不让进。所以,他想入党,想通过自己身份的提高与改变,来提升企业的形象和信任度。

入党,的确给他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保障。但是,他很快觉得,在这个企业里,光他一个人是党员远远不够。得有更多的人入党,得更多的人来学习领会、弄懂弄通党的方针政策并贯彻执行才是。当一些人和事不好管理、无法管理时,得通过党组织来管,通过党组织的管理教育之后变成自觉的行为和行动。他说,有些事,别说员工,就是自己的儿女,你都管不了,都不听你的。但是,如果他是党员,我管不了事,用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一管就灵。这种体会,是切身的,是发自灵魂深处的。他说,一个人如果不从思想上和灵魂上解决问题,企业往往不是企业,而是一台赚钱的机器,大家关心的不是这台机器怎么才能更好地、长期地运转,而是怎么榨取这台机器,让这台机器超负荷运转。这台机器赚钱,就想着尽快分钱、分更多的钱,不能赚钱,就想着尽快拍屁股走人。眼前利益胜于一切,根本就不会展想企业怎么再扩大生产、再壮大发展的长远利益。员工就像流水的兵,拿了钱,说走就走。任何厂规对他都没有用。所以,他想着要招聘几位党员员工,想着成立一个党支部。

于是,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招聘简章里,多了一条中国共产党党员优先的条款。

于是,在企业有了3位共产党员后,他迫不及待地给上级机关党委递交了要求在企业成立党支部的报告。1987年8月,上级党委机关批准了他递交的报告。浙江和全国的第一个民营企业党支部就这样诞生了。

曹光夏没有想到,他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热爱,他以他对企业管理的独到理解和追求,创造了一个全国第一,开启了全国民企党建工作的新纪元。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的这面党旗红,立刻在瑞安、温州、浙江和全国民企中复制、推广,成为党建工作的中国红。

如今,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重任交到了曹光夏儿子曹高峻手中。这个留学归国、子承父业的年轻人,帅气,英俊,干练,蓬勃。他说,他不但要把父辈的产业发扬光大,还要把父辈的精神发扬光大,不但要把父辈的企业文化传承下去,还要把企业的红色文化基因传承下去,要让振中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永立潮头、永不褪色。

那么,曹高峻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瑞安红?无数个曹高峻这样的瑞安人,又会给我们呈现出怎样的瑞安红?绿色的瑞安,必定生长着无数深情而绚丽的红。

(发表于2021年6月28日《温州晚报》)

北麂岛上来了共产党

■张孚源

“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在建党百年,学习党史时,我常常想起魂牵梦绕的故乡——北麂岛。是中国共产党在暗夜里播撒火种,风浪中高擎火炬,北麂人民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天,阴沉沉的天遮盖着浩瀚无垠的东海,海面上一只小小的打鱼帆船颠颠簸簸地顶着风浪前进。船从飞云江出发,经过10多个小时到了北麂山。一位船客趁着黑蒙蒙的夜色紧跟着船老大匆忙上了岸,他就是瑞安县委派到北麂岛发展党组织和了解敌情的邹忠钦。

邹忠钦虎胆英雄早已闻名瑞安。他赤手空拳入虎穴歼灭了姚玉山叛匪,大南山男扮女装,当面躲过国民党的抓捕……岛上居民都亲切地叫他‘老邹’。

北麂大岙丁香坦三间茅草屋就是我的家。草屋的阁楼是老邹安全隐蔽的地方。北麂孤岛住家不多,常年外来的人也很稀少,来了生人全岛百姓都知道。为了不暴露目标,老邹都是白天在我家草屋阁楼上工作,夜里出去活动,了解敌情、动员群众、发展组织,为北麂的解放作准备。

一个深夜,老邹孤身越墙来到了北麂保长家。保长梦中惊醒,只见眼前老邹用手枪在桌上一拍说:‘我是共产党员老邹,大队伍就要来了。我先来北麂岛办事,问你情况,要老实地回答。’保长抖擻着身子连连点头。

老邹在北麂一段时间,较场是活动最频繁的地方,这里种山为生,贫民聚居,群众基础好。老邹宣传共产党的宗旨,传达大陆解放的消息,鼓舞人心。他在较场村发展了叶新明、王照尧、焕绸等多位共产党员,建立了北麂岛上的第一个党支部。邹忠钦还动员建立渔民武装组织——保卫队。老邹帮助我父



1949年瑞安县委委员在吴垌合影:左起陈文征、杨做浩、郑嘉顺、陈文梅、邹忠钦

亲到瑞安城买了6支步枪,还提供了子弹,并指导训练。一次在岛山训练时,被驻南麂岛的国民党兵船经过时用望远镜发现,幸好敌人上岛没有被搜查到。此后,枪支没用时就埋藏在番茼园里。

老邹在北麂,时间长了,有人告了密。较场的村民王照尧和王照训两兄弟都被国民党抓了去。

王照尧受尽敌人的老虎凳等刑罚,但始终保守着党的秘密,表现出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精神。

王照训也遭到拷打。一天大清早,乌云滚滚,风浪怒吼,南岙的岩头下沙滩上,一群暴徒押着全身用麻绳捆绑的王照训,拷问他老邹在哪里?王照训就是说‘不知道’。暴徒们用竹扛狠打他。当时,我还很小,耳闻目睹恐怖的场景,奶奶拉我回屋里了。可屋外的‘皇天’声伴随着海浪的咆哮声,久久地回旋在南岙的上空。至今历历在目,想起来我仍心惊不已。

共产党人邹忠钦来到海岛,给深重灾难的北麂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大陆解放6年后,1955年北麂终于解放了。

故乡的路

■叶蓓蓓

故乡,亲近又遥远。那个十几岁的女孩,跌跌撞撞地跑出了她的怀抱。故乡是她心中的白月光,亦是她内心难掩的一个痛。

如今四十不惑的她,以为故乡走出了她的视野,其实无数的梦境里,是挥之不去的梦里水乡,等待的仍是暮色烟雨的江南。

她以为她会遗忘,那个被誉为‘浙南威尼斯’的古镇水乡。在梦里,小河缓缓流淌,呓语绵绵。河边的苇草,流着银光,夕阳的残晖金光光地洒落在水面上……这一切,似一串串发光的流星,闪烁着童年的掠影——仿佛在那个时刻,她受它的牵引,踏着暮色归家。

雾色笼罩下的小河,烟波浩渺,水色苍茫,氤氲着一种江南水乡的神秘。那狭长的河湾像一支低调的序曲,水乡河埠,桨声欸乃。晨光里的水埠头,是隔壁阿嬷阿婶们淘米、洗菜的身影,是洗衣的外祖母慈爱的面影,是那衣袂轻扬的女子走过的丽影。

一场暴雨后,屋后的小水沟漫成了小河。捉虾米是孩子们的‘重头戏’。双手围成圆筒状,屏住呼吸,慢慢靠近那细长的须,忽地一闪,不见了,定了定神,它正掩身于一根水草边。微蹲着身子,继续靠近,每拔起一只脚,那水里的泥沙便漾开一片浑水。虾米灵机一闪,消逝得无影无踪。更多时候,拎只小水桶,敛声屏气,潜伏虾的所在,后趁其不备,出其不意,自下而上,腾的一声,小水桶蹦出了水面,桶中是否有收获,全凭运气。

她以为她会清除那一片记忆。山风跑过,稻浪翻滚,在她的梦里起伏。烈日下的她,跟着大人将谷子从田间拖了来,积在屋前的平坦里,堆成了一个小小山似的垛。待次日日头露了出来,用箬篱开,任阳光拥抱。在正午的沉默里,戴着斗笠的她,看谷子慵懒地翻身,听热浪无声地涌动,嗅炽热的太阳香气。夕晖给稻田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酒红色,收割后的稻田是她的独处空间。暮色使人寂寞而忧伤,走在裸露的稻田

里,土地亲吻脚底,稻茬逗弄脚心,它们抚慰过她黯然的心。

她又何曾淡忘故乡夏日的夜晚。白亮亮的月光照在宽大的道坦里,抬出家中的竹床板,搭在两张长凳上,嘈嘈地爬上,仰面大字躺开,看星斗眨眼,听外祖母讲故事。外祖母总是轻摇蒲扇,抚摸着她的小手小脚,用方言教她念着‘扇扇有凉风,日日在手中,夜里打蚊虫。爬上外祖母的腿,张开好奇的双眸,倾听着真善美的民间传说……直至星空夜静,草丛中的萤火虫点缀着尾部的光亮,四散飞开,点亮了满天的向往。

还是那条狭窄细长的石板小路,临河‘一线天’商业老街住着她儿时的伙伴。各类杂货铺,中药店,糕点铺,书店……店铺仿佛永远跑不完。最大的店铺,儿时大人都管它叫‘供销社’。她时常乐颠颠跟着大人在各店铺前流连,没买什么也管个眼饱。老街简直就是个聚宝盆,附近阁巷、榆垵、谷垵村民红白喜事都要赶到老街来买办。每至稻熟,人更多了,老街人头攒动,肉铺鱼铺杂货店顾客盈门,烟雾漫漫,人声鼎沸。锅里漂着油亮亮的油卵,喷香的猪油糯米糕热气腾腾,街角文具店孩子跑进跑出。她的眼眸总是盯着钟楚红、翁美玲,还有唱《青苹果乐园》小虎队的海报,磨蹭了大把光阴。待脸皮磨薄了,方从兜里掏出零票,换一本不知摸了多少遍的笔记本,宝贝似的揣在怀里。

东旭街画一条漂亮的弧线,探进文化公园深处。公园一年四季,似乎皆是绿意盈盈。河畔柳絮纷飞,九曲桥蜿蜒前伸:‘露落凫飞水天一色,泽深鲤跃物我乐忘归’;‘霁泽亭’的楹联仍在,石柱斑驳,字迹依稀可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霁泽亭’对岸的校园飘出脆响的童音。橡皮筋从脚踝,到腰部,再继续挂上,一直到肩膀。松散的花辫在晚风中甩动,腿脚在昏暗的空气中划动。暮色四合,光影渐弱,她们的身影也藏在了记忆的暗匣里。

时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怨恨会,爱离别,都是生命中的洪水猛兽。父母离异,家庭变故,乡里人的闲言碎语,逃离故乡,逃离家——年少的她唯有一个念想。那时,没人告诉她,命运里的爱与痛,就像一件旧夹袄的衬里,被时光与羞耻紧紧包裹。

她曾以为,遗忘的风会抚平每一寸心土上的皱褶。然而时过境迁,无数次回眸与怅望,她何曾走出过水乡,赐予她粮食与语言,赐予过安宁与踏实。她走不出外祖母讲故事的夏夜,走不出来自大地和田野的风声,走不出‘马兰开花’勾动的脚尖,这一切途经生命和灵魂的东西,已然融进她的骨骼与血肉,那些丰盈的往事不动声色地造就了内心的风景。她,仍是故乡的一部分,而故乡,是她灵魂殿堂里永不消失的余音。

奔波的岁月,动荡与流离,忆及来处,心便静安。

姆——

你走归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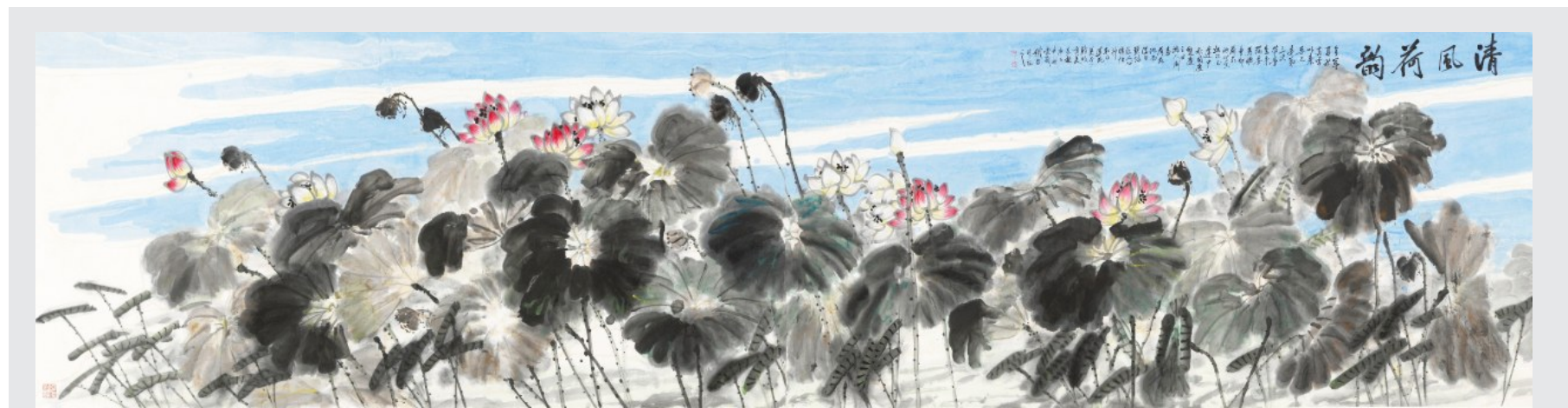
那久违的乡音,落在她的耳畔,如玉珠一般。她眼眶里憋了好久的泪,下来了!



彭学明:1964年出生,著名作家、评论家,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主任,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40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读者》等转载,《跳舞的手》《白河》等7篇作品先后入选教育部初中、高中语文教材和大专院校语文教材。先后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第二十届全国广播电视星光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大奖。主要代表作有轰动全国的《娘》《我的湘西》等。

名家写瑞安

RUI BAC



国画《清风荷韵》 作者 鲍铁雷